



## 第二十二回

八戒大戰流沙河

木吒奉法收悟淨

話說唐僧師徒三衆，脫難前來，不一日，行過了黃風嶺，進西却是一脉平陽之地。光陰迅速，歷夏經秋，見了些寒蟬鳴敗柳，大火向西流。正行處，只見一道大水狂瀾，渾波湧浪。三藏在馬上忙呼道：「徒弟，你看那前邊水勢寬闊，怎不見船隻來往？我們從那裏過去？」八戒見了道：「果是狂瀾，無舟可渡。」那行者跳在空中，用手搭涼篷而看。他也心驚道：「師父啊，真個是難！真個是難！這條河若論老孫去時，只消把腰兒扭一扭，就過去了；若師父，誠十分難渡，萬載難行。」

三藏道：「我這裏一望無邊，端的有多少寬闊？」行者道：「經過有八百里遠近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怎的定得個遠近之數？」行者道：「不瞞賢弟說，老孫這雙眼，白日裏常看得千里。」

路上的吉凶。却纔在空中看出此河上下不知多遠，但只見這經過足有八百里。長老憂嘆煩惱，兜回馬，忽見岸上有一通石碑。三衆齊來看時，見上有三個篆字，乃「流沙河」。腹上又有小小的四行真字云：

「八百流沙界，三千弱水深。鵝毛飄不起，蘆花定底沉。」

師徒們正看碑文，只聽得那浪湧如山，波翻若嶺，河當中滑辣的鑽出一個妖精，十分兇醜：

一頭紅燄髮蓬鬆，兩隻圓睛亮似燈。不黑不青藍靛臉，如雷如鼓老龍聲。身披一

領鵝黃氅，腰束雙攢露白藤。項下骷髏懸九個，手持寶杖甚崢嶸。

那怪一個旋風，奔上岸來，徑搶唐僧，慌得行者把師父抱住，急登高岸，回身走脫。那八戒放下擔子，掣出釘鈿，望妖精便築。那怪使寶杖架住。他兩個在流沙河岸，各逞英雄。這一場好鬪：

九齒鈿，降妖杖，二人相敵河岸上。這個是總督大天蓬，那個是謫下捲簾將。昔年

會會在靈霄，今日爭持賭猛壯。這一個鉞去探爪龍，那一個杖架磨牙象。伸開大四平，鑽入迎風戣。這個沒頭沒臉抓，那個無亂無空放。一個是久占流沙界吃人精，一個是秉教迦持修行將。

他兩個來來往往，戰經二十回合，不分勝負。那大聖護了唐僧，牽着馬，守定行李，見八戒與那怪交戰，就恨得咬牙切齒，擦掌磨拳，忍不住要去打他，掣出棒來道：『師父，你坐着，莫怕。』等老孫和他耍耍兒來。』

那師父苦留不住。他打個喙哨，跳到前邊，原來那怪與八戒正戰到好處，難解難分。被行者輪起鐵棒，望那怪着頭一下，那怪急轉身，慌忙躲過，徑鑽入流沙河裏。氣得個八戒亂跳道：『哥啊！誰着你來的那怪漸漸手慢，難架我鉞，再不上三五合，我就擒住他了！他見你兇險，敗陣而逃，怎生是好！』行者笑道：『兄弟，實不瞞你說：自從降了黃風怪，下山來，這個把月不會耍棒，我見你和他戰的甜美，我就忍不住脚癢，故就跳將來耍耍的。——那知那怪不識耍，就走了。』

他兩個攙着手，說說笑笑，轉回見了唐僧。唐僧道：「可曾捉得妖怪？」行者道：「那妖怪不奈戰，敗回鑽入水去也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，這怪久住在此，他知道淺深，似這般無邊的弱水，又沒了舟楫，須是得個知水性的引領引纔好哩。」行者道：「正是這等說。常言道：『近硃者赤，近墨者黑。』那怪在此，斷知水性。我們如今拿住他，且不要打殺，只教他送師父過河，再做理會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不必遲疑，讓你先去拿他，等老豬看守師父。」

行者笑道：「賢弟呀，這樁兒我不敢說嘴。水裏勾當，老孫不大十分熟。若是空走，還要捨訣，又念念『避水咒』，方纔走得；不然，就要變化做甚麼魚蝦蟹之類，我纔去得。若論賭手段，憑你在高山雲裏，幹甚麼蹊蹺異樣事兒，老孫都會；只是水裏的買賣，有些兒狼狽。」八戒道：「老豬當年總督天河，掌管八萬水兵大衆，倒學得些水性，——却只怕那水裏有甚麼眷族老小，七窩八代的都來，我就弄他不過。一時被他撈去，却怎麼好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若到水中與他交戰，却不要戀戰，許敗不許勝，把他引將出來，等老孫下手助你。」八戒道：「言得是，我去耶。」說聲去，就剝了青錦直裰，脫了鞋，雙手舞鈿，分開水路，使出那當年舊手段，躍浪翻

波，撞將進去，徑至水底之下，往前正走。

却說那怪敗了陣回，方纔喘定，又聽得有人推得水響，忽起身觀看，原來是八戒執了鈿  
推水。那怪舉杖，當面高叫道：『那和尚那裏走！仔細看打！』八戒使鈿架住道：『你是個甚麼  
妖精，敢在此間攔路？』那妖道：『你是也不認得我。我不是那妖魔鬼怪，也不是少姓無名。』  
八戒道：『你既不是那妖魔怪，却怎生在此傷生你端的甚麼姓名？實實說來，我饒你性命。』  
那怪道：『我——』

『自小生來神氣壯，乾坤萬里曾遊蕩。英雄天下顯威名，豪傑人家做模樣。萬國  
九州任我行，五湖四海從吾撞。皆因學道蕩天涯，只爲尋師遊地曠。常年衣鉢謹  
隨身，每日心神不可放。沿地雲遊數十遭，到處閑行百餘趟。因此纔得遇真人，引  
開大道金光亮。先將嬰兒姪女收，後把木母金公放。明堂腎水入華池，重樓肝火  
投心臟。三千功滿拜天顏，志心朝禮明華向。玉皇大帝便加陞，親口封爲捲簾將。』

南天門裏我爲尊，靈霄殿前吾稱上。腰間懸掛虎頭牌，手中執定降妖杖。頭頂金盞晃日光，身披鎧甲明霞亮。往來護駕我當先，出入隨朝予在上。只因王母降蟠桃，設宴瑤池邀衆將。失手打破玉玻璃，天神個個魂飛喪。玉皇即便怒生嗔，却合掌朝左輔相。卸冠脫甲摘官銜，將身推在殺場上。多虧赤脚大天仙，越班啟奏將吾放。饒死回生不點刑，遭貶流沙東岸上。飽時困臥此河中，餓去翻波尋食餉。樵子逢吾命不存，漁翁見我身皆喪。來來往往吃人多，翻翻覆覆傷生瘡。你敢行兇對我門，今日肚皮有所望。莫言粗糙不堪嘗，拿住消停剗鮮醬！

八戒聞言大怒，罵道：『你這潑物，全沒一些兒眼力！我老豬還搯出水沫兒來哩，你怎敢說我粗糙，要剗鮮醬！看起來，你把我認做個老走硝哩。休得無禮！吃你祖宗這一鈿！』那怪見鈿來，使一個「鳳點頭」躲過。兩個在水中打出水面，各人踏浪登波。這一場賭鬪，比前不同。你看那——

捲簾將，天蓬帥，各顯神通真可愛。那個降妖寶杖着頭輪，這個九齒釘鈿隨手快。

躍浪振山川，推波昏世界。兇如太歲撞檀幃，惡似喪門掀寶蓋。這一個赤心凜凜保唐僧，那一個犯罪滔滔爲水怪。鉞抓一下九條痕，杖打之時魂魄散。努力喜相持，用心要賭賽。算來只爲取經人，怒氣沖天不耐耐。攬得那鱖鮓鯉鱖退鮮鱗，龜鼈龜鼈傷損蓋；紅蝦紫蟹命皆亡，水府神明朝上拜。只聽得波翻浪滾似雷轟，日月無光天地怪。

二人整鬪有兩個時辰，不分勝敗。這纔是銅盆逢鐵筴，玉磬對金鐘。

却說那大聖保着唐僧，立在岸上，眼巴巴的，望着他兩個在水上爭持，只是他不好動手。只見那八戒虛幌一鉞，佯輸詐敗，轉回頭往東岸上走。那怪隨後趕來，將近到了岸邊，這行者忍耐不住，撇了師父，掣鐵棒，跳到河邊，望妖精劈頭就打。那妖物不敢相迎，聽的又鑽入河內。八戒嚷道：『你這弼馬溫，真是個急猴子！你再緩緩些兒，等我哄他到了高處，你却阻住河邊，教他不能回首時，却不拿住他。』他這進去幾時，又肯出來。行者笑道：『獸子，莫嚷！莫嚷！我

們且回去見師父去來。」

八戒却同行者到高岸上見了三藏。三藏欠身道：「徒弟辛苦呀。」八戒道：「且不說辛苦，只是降了妖精，送你過河，方是萬全之策。」三藏道：「你纔與妖精交戰，何如？」八戒道：「那妖的手段，與老豬是個對手。正戰處，使一個詐敗，他纔趕到岸上。見師兄舉着棍子，他就跑了。」三藏道：「如此怎生奈何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放心，且莫焦惱。如今天色又晚，且坐在這崖岸之上，待老孫去化些齋飯來，你吃了睡去，待明日再處。」八戒道：「說得是，你快去快來。」

行者急縱雲跳起去，正到直北下人家化了一鉢素齋，回獻師父。師父看他來得甚快，便叫：「悟空，我們去化齋的人家，求問他一個過河之策，不強似與這怪爭持？」行者笑道：「這家子遠得狠哩！相去有五七千里之路。他那裏得知水性？問他何益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哥又來扯說了。五七千里路，你怎麼這等去來得快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那裏曉得。老孫的筋斗雲，一縱有十萬八千里。這五七千里，只消把頭點上兩點，把腰躬上一躬，就是個往回，有何難哉？」八戒道：

「哥啊，既是這般容易，你把師父背着，只消點點頭，躬躬腰，跳過去罷了；何必苦苦的與這怪厮戰？」行者道：「你也會駕雲，你把師父馱過去罷。」八戒道：「師父的凡胎肉骨，重似泰山，我這駕雲的，怎能得起？須是你的筋斗方可。」

行者道：「我的筋斗，好道也是駕雲，只是去的有遠近些兒。你是馱不動，我却如何馱得動？自古道：『遺泰山輕如芥子，携凡夫難脫紅塵。』像這潑魔毒怪，使攝法，弄風頭，却是扯扯拉拉，就地而行，不能帶得空中而去；像那樣法兒，老孫也會使會弄，還有那隱身法，縮地法，老孫件件皆知。但只是師父要窮歷異邦，不能設超脫苦海，所以寸步難行者也。我和你只做得個擁護，保得他身在，命在，替不得這些苦惱，也取不得經來；就是有能先去見了佛，那佛也不肯把經傳與你；我正叫做『若將容易得，便作等閑看。』」

那馱子聞言，喏喏聽受，遂吃了些無菜的素食，師徒們歇在流沙河東崖岸之上。

次早，三藏道：「悟空，今日怎生區處？」行者道：「沒甚區處，還須八戒下水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你要圖乾淨，只作成我下水。」行者道：「賢弟，這番我再不急牲了，只讓你引他上來，

我攔住河邊，務要將他擒了。」

好八戒，抹抹臉，抖擻精神，雙手拿鈹，到河邊，分開水路，依然又下至窩巢。那怪方纔睡醒，忽聽推得水響，急回頭睜睛觀看。見八戒執鈹來至，他跳出來，當頭阻住，喝道：「慢來慢來！看杖！」八戒舉鈹架住道：「你是個甚麼「哭喪杖」，叫你祖宗看杖！」那怪道：「你這厮甚不曉得理我這——」

「寶杖原來名譽大，本是月裏梭羅派。吳剛伐下一枝來，魯班製造工夫蓋。裏邊一條金趁心，外邊萬道珠絲玢。名稱寶杖善降妖，永鎮靈霄能伏怪。只因官拜大將軍，玉皇賜我隨身帶。或長或短在吾心，要細要粗憑意態。也曾護駕宴蟠桃，也曾隨朝居上界。值殿曾經衆聖參，捲簾曾見諸仙拜。養成靈性一神兵，不是人間凡器械。自從遭貶下天門，任意縱橫遊海外。不當大胆自稱誇，天下鎗刀難比賽。看你那個鏹釘鈹，只好鋤田與築菜。」

八戒笑道：「我把你少打的潑物！且真管甚麼築菜，只慵盪了一下兒，教你沒處貼膏藥。」

九個眼子一齊流血，縱然不死，也是個到老的破傷風！那怪丟開架手，在那水底下，與八戒依然打出水面。這一番鬪，比前果更不同。你看他——

寶杖輪，釘鈿築，言語不通非眷屬。只因木母尅刀圭，致令兩下相戰觸。沒輸贏，無反覆，翻波淘浪不和睦。這個怒氣怎含容？那個傷心難忍辱。鈿來杖架逞英雄，水滾流沙能惡毒。氣昂昂，勞碌碌，多因三藏到西域。釘鈿老大兇，寶杖十分熟。這個揪住要往岸上拖，那個抓來就將水裏沃。聲如霹靂動魚龍，雲暗天昏神鬼伏。

這一場，來來往往，鬪經三十回合，不見強弱。八戒又使個佯輪計，拖了鈿走。那怪隨後又趕來，擁波捉浪，趕至崖邊。八戒罵道：「我把你這個潑怪！你上來這高處，腳踏實地好打！」那妖罵道：「你這厮哄我上去，又教那幫手來哩。你下來，還在水裏相鬪。」原來那妖乖了，再不肯上岸，只在河邊與八戒鬧吵。

却說行者見他不肯上岸，急得他心焦性燥，恨不得一把捉來，叫聲師父道：「你自坐下，

等我與他個「餓鷹渴食。」就縱筋斗，跳在半空，刷的落下來，要抓那妖。那妖正與八戒嚷鬧，忽聽得風響，急回頭，見是行者落下雲來，却又收了寶杖，一頭滾下水，隱跡潛踪，渺然不見。行者佇立岸上，對八戒說：「兄弟呀，這妖也弄得滑了。他再不肯上岸，如之奈何？」八戒道：「難！難！難！不勝他！」就把吃奶的氣力，也使盡了，只綳得個手平。」行者道：「且見師父去。」

二人又到高岸，見了唐僧，備言難捉。那長老滿眼下淚道：「似此艱難，怎生得渡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莫要煩惱。這怪深潛水底，其實難行。八戒，你只在此保守師父，再莫與他厮鬪，等老孫往南海走走來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你去南海何幹？」行者道：「這取經的勾當，原是觀音菩薩；及脫解我等，也是觀音菩薩。今日路阻流沙河，不能前進，不得他怎生處治？等我請他，還強如和這妖精相鬪。」八戒道：「也是，也是。師兄，你去時，千萬與我上覆一聲：向日多承指教。」三藏道：「悟空，若是去請菩薩，却也不必遲疑，快去快來。」

行者即縱筋斗雲，徑上南海。唵！那消半個時辰，早看見普陀山境，須臾間，墜下筋斗，到紫竹林外，又只見那二十四路諸天，上前迎着道：「大聖何來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師有難，特來謁見。」

菩薩。」諸天道：「請坐，容報。」那輪日的諸天，徑至潮音洞口，報道：「孫悟空有事朝拜菩薩。」菩薩正與捧珠龍女在寶蓮池畔扶欄看花，聞報，即轉雲巖，開門喚入。大聖端肅，皈依參見。

菩薩問曰：「你怎麼不保唐僧爲甚事又來見我？」行者啟上道：「菩薩，我師父前在高老莊，又收了一個徒弟，喚名豬八戒，多蒙菩薩又賜法諱，悟能。纔行過黃風嶺，今至八百里流沙河，乃是弱水三千，師父已是難渡河中，又有個妖怪，武藝高強，甚虧了悟能與他水面上大戰三次，只是不能取勝，被他攔阻，不能渡河。因此，特告菩薩，望垂憐憫，濟渡他一濟渡。」

菩薩道：「你這猴子，又逞自滿，不肯說出保唐僧的話來麼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們只是要拿住他，教他送我師父渡河。水裏事，我又弄不得精細，只是悟能尋着他窩巢，與他打話。想是不會說出取經的勾當。」菩薩道：「那流沙河的妖怪，乃是捲簾大將臨凡，也是我勸化的善信，教他保護取經之輩。你若肯說出是東土取經人時，他決不與你爭持，斷然歸順矣。」行者道：「那怪如今怯戰，不肯上崖，只在水裏潛踪，如何得他歸順？我師如何得渡弱水？」

菩薩即喚慧岸，袖中取出一個紅葫蘆兒，吩咐道：「你可將此葫蘆，同孫悟空到流沙河

水面上，只叫「悟淨」，他就出來了。先要引他歸依了唐僧，然後把他那九個骷髏穿在一處，接九宮佈列，却把這葫蘆安在當中，就是法船一隻，能渡唐僧過流沙河界。」慧岸聞言，謹遵師命，與大聖，捧葫蘆，出了潮音洞，奉法旨，辭了紫竹林。有詩爲證：——

五行匹配合天真，認得從前舊主人。煉已立基爲妙用，辨明邪正見原因。金來歸

性還同類，木去求情共復倫。二土全功成寂寞，調和水火沒纖塵。

他兩個，不多時，按落雲頭，早來到流沙河岸。豬八戒認得是木吒行者，引師父上前迎接。那木吒與三藏禮畢，又與八戒相見。八戒道：「向蒙尊者指示，得見菩薩，我老豬果遵法教，今專拜了沙門。這一向在途中奔碌，未及致謝，恕罪，恕罪。」行者道：「且莫敘闊。我們叫喚那厮去來。」三藏道：「叫誰？」行者道：「老孫見菩薩，備陳前事。菩薩說：這流沙河的妖怪，乃是捲簾大將臨凡，因爲在天有罪，墮落此河，忘形作怪。他曾被菩薩勸化，願歸師父往西天去的。但是我們不會說出取經的事情，故此苦苦爭鬪。菩薩今差木吒，將此葫蘆，要與這厮結作法船，渡你過去哩。」

三藏聞言，頂禮不盡，對木吒作禮道：「萬望尊者作速一行。」那木吒捧定葫蘆，半雲半霧，徑到了流沙河水面上，厲聲高叫道：「悟淨！悟淨！取經人在此久矣，你怎麼還不歸順？」

却說那怪懼怕猴王，回於水底，正在窩中歇息，只聽得叫他法名，情知是觀音菩薩；又聞得說：「取經人在此。」他也不懼斧鉞，急翻波伸出頭來，又認得是木吒行者。你看他笑盈盈，上前作禮道：「尊者失迎。菩薩今在何處？」木吒道：「我師未來，先差我來吩咐你早跟唐僧做個徒弟，叫你項下掛的骷髏與這個葫蘆，按九宮法做一隻法船，渡他過此弱水。」悟淨道：「取經人却在那裏？」木吒用手指道：「那東岸上坐的不是？」悟淨看見了八戒道：「他不知是那裏來的個潑物，與我整鬧了這兩日，何曾言着一個取經的字兒？」又看見行者道：「這個主子，是他的幫手，好不利害！我不去了。」木吒道：「那是豬八戒，這是孫行者，俱是唐僧的徒弟，俱是菩薩勸化的，怕他怎的？我且和你見唐僧去。」

那悟淨纔收了寶杖，整一整黃錦直裰，跳上岸來，對唐僧雙膝跪下道：「師父，弟子有眼

無珠，不認得師父的尊容，多有沖撞，萬望恕罪。」八戒道：「你這驢包，怎的早不皈依，只管要與我打？是何說話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兄弟，你莫怪他，還是我們不曾說出取經的事情與姓名耳。」長老道：「你果肯誠心皈依吾教麼？」悟淨道：「弟子向蒙菩薩教化，指河爲姓，與我起個法名，喚做沙悟淨，豈有不從師父之理？」三藏道：「既如此，」——叫——「悟空，取戒刀來，與他落了髮。」大聖依言，即將戒刀與他剃了頭。又來拜了三藏，拜了行者與八戒，分了大小。三藏見他行禮真像個和尚家風，故又叫他做沙和尚。木吒道：「既秉了迦持，不必叙煩，早與作法船兒來。」

那悟淨不敢怠慢，即將頸項下掛的骷髏取下，用索子結作九宮，把菩薩葫蘆安在當中，請師父下岸。那長老遂登法船，坐於上面，果然穩似輕舟。左有八戒扶持，右有悟淨捧托；孫行者在後面牽了龍馬，半雲半霧相跟；頭直上又有木吒擁護。那師父纔飄然穩渡流沙河界，浪靜風平過弱河。

真個也如飛似箭，不多時，身登彼岸，得脫洪波，又不拖泥帶水，幸喜腳乾手燥，清淨無爲。